

《道德经》英译研究：基于文本特质与翻译策略的解析

张仟慧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000

【摘要】：本文以《道德经》部分章节为研究对象，选取 Arthur Waley 译本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中的译本进行深度对比。通过解构“道”论体系的哲学内核、辩证结构与语言特质，聚焦核心术语、句式逻辑及文化隐喻的翻译策略差异，揭示道家典籍翻译中归化适配与异化保真的路径分野。研究发现，两译本分别以目标语读者接受与原典文化保真为导向，其策略选择既受文本特质制约，也反映跨文化传播中可读性与思想深度的平衡困境。

【关键词】：《道德经》；典籍英译；译本对比；归化；异化

DOI:10.12417/2982-3846.25.06.027

前言

《道德经》作为道家思想元典，文约义丰、哲思深邃，以“道”为核心构建了完整的哲学体系，也因其隐喻性的哲理诗特质，成为跨文化翻译的经典难题，全球数百种英译本始终面临译形易、译神难的困境（刘静，121）。本文选取的 Arthur Waley 译本（下称“W 译本”）是 20 世纪西方汉学经典译作，受众为英语世界读者；《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收录译本（下称“典籍译本”）是本土典籍外译的普及范本，以原典文化传递为核心目标。研究以《道德经》第一章、第二十五章、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一章为核心文本，该四章构成了“道”论体系的完整逻辑链条。通过对比两译本的翻译策略，本文解析原典文本特质对翻译的制约机制，探讨核心概念跨语传递的内在张力，提炼道家典籍英译的适配性策略。

1 《道德经》的文本特质与翻译挑战

《道德经》的英译困境，根植于其独特的思想体系、结构逻辑与语言风格，三者相互交织，构成了译者必须应对的三重核心挑战。

1.1 思想体系：“道”的辩证统一性

“道”作为《道德经》的核心哲学范畴，始终呈现超越性与内在性、不可言说性与必须言说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特质构成了翻译的根本哲学困境。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确立了“道”的先在性、完满性与宇宙本源地位。此处的“混成”并非简单的混合而成，而是混沌未分、自足完满的本源状态，暗含着“道”无规定性却蕴含全部可能性的哲学张力。而第一章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则直指语言的本质局限——能用语言表述的“道”，已然不是那个永恒自在的终极之道。这种言不尽意的核心命题，让译者陷入了根本性的两难：必须用确定性的语言，传递语言无法穷尽的终极真理。同时，“道”与“德”的互补关系构成了思想体系的另一核心。

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明确了“道”为宇宙创生的终极本源，“德”是“道”在万物中的内在化与具象化，是万物得以生长、完善的内在力量，兼具宇宙论功能与人间伦理的双重内涵。单一的译词始终难以覆盖“德”的多重语义，这对译者的哲学理解与语义取舍提出了极高要求。

1.2 结构逻辑：螺旋式闭环的思维路径

《道德经》各章多遵循命题—阐释—升华的螺旋结构，区别于西方传统的线性逻辑体系。以第一章为例，开篇以“道可道，非常道”提出核心命题，打破读者对语言确定性的固有认知；继而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切入“有无”二元范畴，对“道”的创生功能进行具象阐释；最终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完成哲思升华，指向体认“道”的终极方法论。整个章节的逻辑并非线性递进，而是环环相扣、螺旋上升，最终回归“道”的不可言说性本源。这种结构特质要求译者不能仅做字面的语言转换，更要还原原文的辩证思维闭环，避免将东方的圆融辩证拆解为西方的线性逻辑。

1.3 语言特征：隐喻与辩证的张力

《道德经》以具象隐喻承载抽象哲理，以凝练对称的句式呈现辩证思维，形成了哲理诗的独特语言特质，构成了翻译的语言层面挑战。在隐喻表达上，原文以日常意象承载终极哲思：以“天下母”的生育意象，喻指“道”的宇宙创生功能；以“负阴而抱阳”的身体姿态，喻指万物阴阳依存的辩证本质；以“玄之又玄”的叠词表达，传递“道”的深远不可穷尽性。这些隐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其内涵无法通过简单的意象替换完整传递。在句式特征上，原文以短句、对称句、排比句为核心，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极简的数字链条浓缩了完整的宇宙生成逻辑，句式对称、节奏鲜明，兼具形式美感与思想密度。这种凝练的辩证句式，要求译者在目标语中平衡形式还原、逻辑传递与可读性三者的关系，极易陷入“保形式则失逻辑，显逻辑则失美感”的困境。

2 翻译策略解析

两译本在核心术语、句式逻辑与文化隐喻的处理上呈现显著差异，本质是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分野。

2.1 核心术语：语义内涵的取舍

核心术语是《道德经》哲学体系的基石，其译法直接决定了原典思想传递的精度，两译本的核心差异集中在“道”与“德”两大核心术语。

其一，“道”的译法分歧。W译本全程以“Way”译“道”，如第一章开篇译为“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Waley, 3)”，以英语中读者熟知的道路本义为基础，延伸出规律、方法的内涵，极大降低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门槛。但这一译法也弱化了“道”的超验性与多义性，无法覆盖其作为宇宙本源、终极规律、修身准则的多重哲学内涵。典籍译本则采用音译“Tao”，如第一章译为“The Tao that may be called Tao is not the invariable Tao(王宏印, 70)”，以陌生化的音译术语，完整保留了“道”的文化独特性与语义包容性。从跨文化传播语境来看，“Tao”已成为英语世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核心术语，更利于原典文化内核的完整传递。

其二，“德”的内涵取舍。针对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的“德”字，W译本以“power”译出，核心凸显“德”作为“道”的内在化创生力量的功能属性，精准贴合了原文宇宙论层面“道主创生、德主养育”的功能分野，却弱化了“德”的伦理内涵。典籍译本则以“Te”与“virtue”对应“德”，译为“Te reared them”，既以音译保留了文化独特性，又以“virtue”关联西方伦理体系中的“美德”概念，注入了明确的伦理色彩，却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德”的宇宙论内涵。

2.2 辩证句式：逻辑显性化的程度

《道德经》的辩证句式依赖语境与读者体认，翻译中需平衡显性逻辑与含蓄张力。第一章“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中，W译本以“but nevertheless”强化转折关系，用“same mould”具象化“同出”，逻辑清晰但略显冗余；典籍译本以分号分隔，保留原文的简洁性，需读者自行体认辩证关系。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W译本通过“gave birth to successively”显性化递进关系，使生成逻辑更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典籍译本以“produces”贯穿，保持形式对称，更贴近原文的古朴风格。值得注意的是，W译本在“三”的处理上补充“up to ten thousand”，虽偏离原文“三生万物”的简洁，却符合西方线性思维对具体数字的依赖。

2.3 文化隐喻：意象保留与适配

文化隐喻的翻译需在文化保真与读者接受间权衡，两译本呈现不同路径。深度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文本中应添加各种注

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王丽，99）。这一理论对《道德经》文化隐喻的翻译具有重要启示，即隐喻的传递不仅是意象的转换，更是文化语境的重构。第二十五章“可以为天下母”中，W译本译为“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under heaven”，保留“mother”核心意象，以“under heaven”对应“天下”，兼顾文化内涵与可读性；典籍译本译为“the mother of all under heaven”，省略“things”虽更凝练，但“all”的指代范围较模糊。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W译本译为“Darker than any Mystery, The Doorway whence issued all Secret Essences(Waley, 3)”，以“Mystery”“Doorway”具象化抽象概念，便于理解但弱化哲学深度；典籍译本译为“profound and more profound, the gateway to all wonders(王宏印, 70)”，以“profound”对应“玄”，保留抽象性，更贴近原文的思辨特质。

3 双译本对比对道家典籍翻译的启示

两个译本的策略差异为道家典籍翻译提供了重要启示：成功的翻译需立足文本特质，在归化与异化间动态平衡——既不能因过度归化而消解原典的文化独特性，也不能因极端异化而阻断跨文化理解。具体可从核心术语、辩证句式、文化隐喻三个层面构建策略体系。

3.1 核心术语：构建“音译+语境分层注释”体系

核心术语的翻译需兼顾文化独特性与语义明确性，建议采用音译+语境分层注释的体系：以音译保留文化形式，以注释根据语境补充语义内涵。“道”的翻译表明，“Tao”的音译更利于保留文化独特性，再根据本源论、生成论、方法论等不同语境补充分层注释，既避免音译的语义模糊，又保留其多义性。例如，在本源论语境中，第二十五章“先天地生”，标注“Tao, the formless origin existing before heaven and earth”。这种注释既避免了音译的语义模糊，又保留了“道”的多义性。针对“德”，严格区分功能义与伦理义，采用“音译+语境限定”的译法，破解单一译词的语义局限。

3.2 辩证句式：形式呼应与逻辑补全的弹性平衡

辩证句式的翻译，需在形式还原、逻辑传递与可读性间找到弹性平衡。针对高度对称的辩证句式，保留原文的形式对称与节奏，以极简词汇补全核心内涵，避免过度增补造成冗余；针对递进式辩证句式，在保留数字对称结构的基础上，以极简逻辑词显性化递进关系，兼顾逻辑清晰性与形式美感。例如，对“道可道，非常道”这类对称结构，建议译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is not the eternal Tao”，以“eternal”补全“常”的内涵（永恒、不变），保留“Tao...Tao”的形式对称，既传递辩证关系，又维持原文的简洁性。

3.3 文化隐喻：核心功能优先的适配原则

《道德经》的文化隐喻是“以象载道”的核心载体，其翻译的核心是传递隐喻背后的哲学内涵，而非单纯的意象对应。对此需遵循“核心功能优先”原则，打破异化与归化的二元对立：先锚定隐喻的核心哲学功能，再选择适配译法。核心功能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的，优先保留原意象；根植于本土文化语境的，采用“意象保留+功能阐释”的复合译法，仅当原意象会造成根本性误读时，才做适度适配，兼顾文化保真与跨文化可读性。例如，“天下母”保留“mother”意象，译为“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under heaven”，无需替换母亲的创生意象具有跨文化普遍性。

参考文献：

- [1] 老子.道德经[M].Arthur Waley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 [2] 刘静.《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05):120-122+125.
- [3] 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4] 王丽.深度翻译与典籍英译的文化传递——以 Arthur Waley《道德经》的翻译为例[J].琼州学院学报,2011,18(01):99-101.

4 结语

本文通过 W 译本与典籍译本的对比研究发现，《道德经》的哲学特质、辩证结构与语言特征，直接决定了译者归化与异化的策略选择；两种译法分别代表了目标语读者接受与原典文化保真的两种传播导向，各有优劣且形成互补。中国哲学典籍的外译，不应追求唯一标准，而应基于传播场景构建动态平衡的策略体系：面向普及传播可适度归化，面向学术研究应优先文化保真。本文提出的分层翻译框架，可为典籍英译提供实践参考，助力中国哲学思想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深度传播与思想共鸣。